

# 沧月

中國現代名家精品書系



精品集

《护花铃》  
《血薇》  
《镜·双城》  
《大漠荒颜》  
《帝都赋》



火一样的灼热……又来了，在每一夜身体里的血冰冷到冻结以后，就开始沸腾，仿佛有地狱的烈火在背后灼烤着他的心肺，体内有莫名的力量绞动着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# 沧月

中國現代名家精品書系



精品集

《护花铃》  
《血薇》  
《镜·双城》  
《大漠荒颜》  
《帝都赋》



火一样的灼热……又来了，在每一夜身体里的血冰冷到冻结以后，就开始沸腾，仿佛有地狱的烈火在背后灼烤着他的心肺，体内有莫名的力量绞动着。

人民文学出版社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沧月精品集/沧月著. —北京:人民文学出版社,2005.10

ISBN 7-02-004141-8

I. 沧… II. 沧… III. 精品集—中国—现代 IV. I210.4  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5)第 003656 号

## 沧月精品集

---

沧月著

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

<http://www.rw-cn.com>

北京市朝内大街 166 号 邮编:100705

北京世界知识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700 千字 开本 880 × 1240 毫米 1/32 印张 17

2005 年 10 月第 1 版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 1—10000

ISBN 7-02-004141-8/I·3151

定价 32.80 元

# 目 录

|                   |     |
|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
| <b>护花铃</b> .....  | 1   |
| <b>血 薇</b> .....  | 155 |
| <b>镜·双城</b> ..... | 260 |
| <b>大漠荒颜</b> ..... | 432 |
| <b>帝都赋</b> .....  | 487 |

# 护花铃



## 梦幻空花

一切有为法，如梦幻泡影，如露亦如电，当作如是观。“香燃尽的时候，如果你还没有回答我，那么就准备着‘诀别’吧……”

“以澜沧为界，勒住你的战马！如果非要强行吞并整个武林的话，请想想你将要付出的代价——如果你不想她成为月神的祭品的话。”

只听得到话语，努力地 looking 四周，却无法看到任何清晰的东西。一切，仿佛是虚幻而不扭曲的，似乎隔了一层袅袅升起的水雾——他只看见白茫茫的一片，是无数穿着白袍的人影，一起一伏，不停歇地做着机械的膜拜状，奇怪的诵唱之声如波涛般传入耳膜——

在巨屋中，在火屋中

在清点一切岁月的黑暗中，

请神——

告知我的本名！

当月自那一处升起

众神——说出他们的名字

但愿 但愿此时——

我也能记起自己的本名！”声音带着奇异的音韵和唱腔，如潮水一样慢慢漫进人的耳膜，从耳至脑、至心……让他渐渐有种昏昏沉沉的感觉，一时间，似乎时间都已经静止——只看见惟一点清晰的火光：那檀香的光，在慢慢、黯淡下去！

他无法回答，只有冷汗涔涔而下。

“时辰到了……祭典开始！”

那个声音毫不留情地宣布，忽然间——四周变成了血红！火！是四处燃烧的火！

他看不到她——然而却清楚地知道，她被火海吞没了！她在火里……她在火里！

“阿靖！阿靖！”他终于忍不住惊呼，用力地拨开迷雾，四处寻觅着，对着那虚空中的声音厉声喊，“住手！快灭火！放她出来，放她出来！——我答应你们！”

“迟了……已经迟了……”

“焚烧一切的红莲火焰一旦燃起，将烧尽三界里的所有罪孽……”

“住口！让她出来！”他想斩开重重的迷雾，却发现周围的一切没有丝毫变化，依旧是雾茫茫的……他不知道她在哪里，然而，他知道她在火里……在烈焰的焚烧里！

“放她出来！快让她出来！”他开始失去控制，一直往火焰的深处冲去——

“施主请止步！”

忽然，有什么清冷如水的东西滴了下来，寒冷彻骨，让他神志忽然一清！

\* \* \* \*

“楼主！楼主！快醒醒……快醒醒！”陡然间，旁边有近在咫尺的真切的呼喊，同时感到有人在用力地晃动着自己的双肩。他睁开眼睛，看见的是熟悉的书斋里的摆设，然后，是三弟南楚焦急担忧的脸——

“大哥……你被魔住了。刚才你的额头和全身忽然像火烧一样的烫！”南楚沉静的眼睛里，有因看到自己罕见的失态而引起的无法掩饰的担心和失措，“明镜大师料得不错，果然是有邪魅入侵！”

“哦？”他却只是淡淡回应了一声，想着方才假寐时候的梦，心里也有异样的不安。

“幸亏大师及时喝破，楼主才醒过来——”顺着南楚的目光，他看见了旁边正合十默诵着的老僧——僧人的手上，还有一个净瓶，方才自己额上的水，只怕也是这位弹上去的。

便是这醍醐灌顶般的一滴甘露，冷彻入骨，将他从那个恶梦中惊醒。

“……心无挂碍，无有恐怖，远离一切颠倒梦想……”然，听老僧不停诵着的，居然是那部号称所有经文之“心”的《般若波罗密多心经》！许久，等老僧念完了以后，他们才看见睁开眼后的老僧眼睛布满了血丝——仿佛火一般的血丝！

“施主……方才你被困在那人的用灵力结成的‘界’里头了。好厉害的术法……这一次是侥幸，对方没有出全力，要是——唉，只怕贫僧也抵挡不住啊。”

“大师，请问世上果真有所谓的术法和幻力吗？”萧忆情啜了一口茶，润了润喉咙，惊讶地发觉喉咙里居然真的有火的气息！但是，他只是静静地问，“拜月教的术法，是佛、道、儒中的哪一流派？中原可有能压制它的方法？”

老僧缓缓摇头：“不瞒施主……拜月教不属于任何流派，传说是以道教为主，结合了远自西域东瀛的术法和苗疆的巫蛊之道，以月为最高神明，以教主为凡世最高领袖。自开创出来后，流传于两广云滇之地已有一百多年，教徒无数，势力庞大。”

“不过据老衲所知，虽然在苗疆信教之人众多，但是大部分人却只是信奉教义的一般教徒而已，连教主都是不修习术法而潜心研究教义之人——真正懂得术法的，教中不会超过十人，再加上地方偏远，所以，在中原一带，几乎很少有人知道拜月教的存在。”

萧忆情微微颌首——看来自己一开始就派阿靖去大理，果然没有错误啊……本来是想借助风雨组织的力量，先除去拜月教里最棘手的人物，但出乎意料的是，秋护玉居然拒绝了。

“那么，大师可知道‘迦若’这个人？”他问，神色慎重。

“迦若？”老僧身子一颤，手里的净瓶不自觉地一倾，水溅出了少许。

“就是拜月教的大祭司，和教主明河一起掌管拜月教已经五年了。”南楚在一边轻轻补充，“苗人的传言和教徒的描述并不可靠，我们搜集来的资料里，却没有丝毫他的过去历史和师承来历。我们想知道，他究竟是怎样厉害的一个人物？”

“枝上繁花，天心明月。”蓦然间，明镜大师手执念珠，默诵，然后开口打断了南楚的话，“错了，他已经不是一个‘人’！”

不是一个人？一时间，连萧忆情的脸色都沉了沉。

“难道他还真的是神不成？”南楚扬眉冷笑，手按上了腰畔的剑柄。

“阿弥陀佛……或许是。”老僧合十，淡淡答道，“灵力如此，看破红尘生死，超出三界五行，他的修为已经到达了飞升之境——在凡人眼里，已经是神了。”

“就是说……以凡人之躯，是根本无法和他相抗衡吗？”听雪楼主终于发问，目光深沉莫测，“用武学之道，根本无法与术法相对抗吗？”一边问，他双手开始不自禁地微颤起来，有种无法掩饰的恐惧感传来。

阿靖……

\* \* \* \*

“撤！”眼看着手下一个接一个地倒了下去，钟木华知道这个破庙中的神秘人实在是太厉害，立刻下了命令，“我来断后，快回去禀告靖姑娘！”顾不上收拾同伴的尸体，听雪楼残余的子弟立刻往外冲去。

“钟老！门、门不见了！”陡然间，先到门边的一名帮中子弟发出了骇然的惊叫。

“蠢材！莫吓破了胆，看花了眼！——听雪楼怎么会有你这样的人！”白发老人一边全身心地戒备着破庙中那个不知隐身何处的神秘人，一边呵斥着属下慢慢往外面退去。

“老天！门、门呢？门真的不见了！”然而，身后楼中子弟的叫声更大，几乎所有人都发出了惊讶恐怖的呼喊，他终于忍不住回头往门口看了一眼。

他的脸忽然因为恐惧而抽搐（果然，门没有了！在原先进来的地方，门没有了！“擅闯

神庙者——死。”

昏暗破烂的庙里，某一处忽然传来了冷冷的声音，宛如空谷回声般萦绕。

声音方起，钟木华闪电般地飞身往声音传来的地方一刀砍了过去！

“啊……”惨叫声响起，刀砍中的是血肉之躯。然而，定睛一看，刀下面容扭曲的，却是自己手下的一名子弟！不敢相信地看着同门长辈，眼睛因为痛苦而凸出，“钟老……为什么、为什么……”

白发老人骇然抽刀，死尸扑倒，血流了一地。

身后子弟虽然悍勇，但是看见如此诡异的局面，也不由得惊呆了！

“快逃啊……不管了，把墙砍倒吧！”终于，有人无法忍受这样的气氛，然后疯狂地用刀往黄土墙上砍去。然而，刀落之处，感觉居然是软绵绵的。

“噗！”忽然间，墙里喷出了鲜血！

“为什么……为什么砍我……”墙问，带着震惊和不敢相信，然后缓缓瘫倒——倒地后，竟然化成了并肩作战的同伴！

而死人倒下后，那一道黄土墙还是在原来的地方。

拿刀的子弟骇然尖叫，神志昏乱至极，只顾拼命挥刀乱舞，护住周身，“妖怪！妖怪！”

“以汝之血肉，为祭献月神之美酒……”庙里又传来一句轻飘飘的话，扑簌簌几声轻口向，角落里忽然飞出了一群五彩的蝴蝶，如幽灵般飞向剩下的活着的子弟。

滇中气候温暖，本来就多蝶类，大理更有著名的蝴蝶泉——但是在这样恐怖的夜晚，看见那些美丽得不可方物的蝴蝶，每个人心里都冒起了寒意……可是仿佛被定住了一般，所有人只是又恐惧又沉醉地站在原地不动，看着那些美丽的动物翩然靠近。

钟木华全身冷汗，虽然在心里告诉自己要立刻拔刀，但身体却偏偏仿佛在沉睡。

蝶在一些子弟身上落下了，然后，从容优雅地展开卷曲的针状尖管，刺入脖子上的动脉……一个子弟，两个子弟……慢慢地，所有人都带着惊惧交加的神色倒下了。

妖怪！妖怪！他一遍遍在心底骇极而呼，可是没办法挪动身体……只有眼睁睁地看着一只绚烂无比的彩蝶，缓缓飞落在自己的肩膀上，吸管慢慢展开——

“喇！”

忽然，他觉得有一道凌厉至极的剑气破空而来，直斩向他！他不由得闭上了眼睛。

“快带子弟们走！”猛然，身边有人伸手推了他一下——一推之下，他登时发现身体重新可以动了——“靖姑娘！”

他惊喜地脱口呼了出来，只看见绯色的剑光如同闪电一样在破庙里四处回翔，一只只绚烂的蝴蝶被剑光斩为两段！

然，蝴蝶落地后，却居然化成了一片片纸灰！

还没有死去的弟子都恢复了知觉，每个人都低声惊呼：“靖姑娘！靖姑娘来了！”

陡然间，似乎战意重新燃起。

“钟老，快带他们走！”斩落了最后一只蝴蝶，一身绯衣的女子落在破庙中，静静地执剑凝视着某一处虚空，头也不回地对属下吩咐。

“可是属下怎可以让姑娘一个人……”钟木华知道那个神秘人的厉害，不由得十分担心。

“你们在这里也是送死！以你们的能力，又如何能抗拒术法？”阿靖解释了一句，便厉声喝道，“快走！这里我来对付就行了！——我替你们破开了迷障，快走吧！”

钟木华和听雪楼众弟子回头，赫然看见庙门已经重新在原来的位置上出现！

一行人不敢多耽搁，立刻从那个神秘的庙里鱼贯而出。

正是满月时分，庙外月华如水，繁星满天。在呼吸到野外清新的空气和感受到拂面的

微风后，所有人都不由得深深吸了口气——

“立刻回去报告楼主：对手的实力比预先想的要强很多！请他立刻加派人手过来！记住了，一般的武林高手没有用，要派术士和阴阳师过来！”

在退出庙门的时候，钟木华听见了靖姑娘用传音入密的吩咐。

“这种撒豆成兵的小伎俩，也只能对付一般人。既然我来了，祭司大人就不要用这种障眼法躲躲藏藏了，不妨拿出一些真功夫给阿靖看看罢！”空荡荡的庙宇中，绯衣少女负手握剑，轻轻扬眉冷笑，对着空空如也的月神龛说着话。

话音未落，神龛上忽然隐隐约约地现出一个人来——仿佛由烟雾缓缓凝聚，幻化出了人形。那是一个高大的男子，白袍如雪，漆黑的长发不曾束起，一直垂落到腰际，待他缓缓转过头来的时候，有宝石的光辉在他发间闪动。

他右手轻轻抬起，凌空画了一个奇异的符号——忽然间，神庙的地上有熊熊的火焰分两路烧了过来，把她围在了火焰中间！“稍微厉害了一点……不过还是障眼法！”她扬眉继续冷笑，莲足轻抬，安然从火上踏了过去，“这不是真火——只是幻象而已……”

脚步刚踏出火圈，忽然间头顶劲风袭来！她纵身飞出，半空中如飞燕回翔般凌空一个转身，轻轻巧巧地避了过去，只听一声巨响，一块大石从天而降，已经落在她方才站立的地方！挥剑轻触，完全是金石交击的声音，不是假象。

“飞来石？”她终于颌首，微笑道，“五行搬运大法……阁下终于露了一点真功夫了。”

“你就是听雪楼的靖姑娘？”白衣男子终于开口，声音如同空谷回声一般缥缈，目光惊电般落在庙中那个绯衣的女子身上，带了一丝诧异，仿佛有些恍惚，祭司用手按了按额环上镶嵌的宝石，然而，眼睛却穿过了指缝，冷冷地打量着眼前这个女子。

女郎微微点头：“迦若祭司，幸会了。”

然而，客套的语气蓦然一转，听雪楼的女领主冷冷道：“方才阁下竟用术法杀我听雪楼子弟！祭司难道不知，用阴阳术杀害不会术法的普通人，是触犯法家大忌的吗？！”

“呵……果然还是这样的脾气啊。”似乎被她的责问弄得怔了一下，迦若轻轻抬手，用右手食指抚摩着额环正中的一颗宝石，眼神中有一些复杂，“既然你懂得一点术法的皮毛，就不该不自量力地来向我挑战。萧忆情的野心也未免太大了，中原武林已经在他囊中，却连滇南漠北之地也要染指……我实在也不想与他为敌。但身为拜月教的祭司，我只有把对月神不敬的人全部杀死！”

淡淡地说着话，陡然间，他头顶出现了三尺灵光！那是修行极深主人才拥有的无上法力的象征——那是几乎接近于神的力量！

看到眼前的景象，阿靖的手指暗中用力握紧了剑——她发觉面前的人比想像中的更加可十引即使是她当年的师傅，在术法修为上也未曾达到这样的境地啊……

“术法有巨大的反噬作用，施用者的法术越高明，那么反过来，作用在自己身上的也越厉害——要杀我。至少，你要用分血大法那样的阴阳术才能够制住我吧？如果是这样，你也要付出相当的代价。”

男子虽然掌心里已经有微微的冷汗，她还是站在那里，从容地对着神龛上那个白衣说话。她已经无法后退。面对着术法，首先要意志绝对坚强，如果一旦出现动摇，便容易被对方所趁。

迦若的目光再一次闪出了惊讶之意，果然，这个女子是不简单的——

“居然能说出分血大法的名字……听雪楼的靖姑娘，果然名不虚传。”

“可惜……为何你们听雪楼妄图吞并拜月教？而你，为何又站在萧忆情那一方？天意如此……莫怪我毁弃世间英才。”

有微微的冷笑从他的唇边逸出，冰蓝色的眼睛里忽然有闪电般的亮光！

“我不用分血大法，一样可以杀了你！”

阿靖下意识地退了一步，手中的剑如一袭羽衣般展开，全身笼罩在了绯色的光华之外。然，她的身形方才一动，迦若的双手已经虚合在胸前，作膜拜状，嘴里吐出了奇异的咒语——“可依陀洛阿梵密托安谛”。

这是，这是在——召唤式神！

不过……好熟悉的咒语啊……在哪里，在哪里听过？

已经来不及多想，阿靖的眼中忽然闪现出极其凌厉的杀气。在迦若额环上宝石光辉闪动之际，她已经看见虚空中有烟雾陡然凝结，迅速幻化成了凶猛异兽之状，向她猛扑而来！

“饕餮！”看见人脸羊身的猛兽露出尖利的獠牙，全身雪白的长毛如风一般舞动，阿靖脱口惊呼——那种上古传说中食人的魔兽！

她的眼色不易觉察地变了变，瞟了神坛上的迦若一眼，刹那间，似乎有什么微妙的神色变化掠过她的眼眸。然而同时，她手中的血薇剑却是片刻不迟地刺向猛兽，剑尖如同蝉翼一般颤动着展开，瞬间变幻万方，不知攻向何处。

猛兽咆哮，立起，带动的劲风刺得人睁不开眼睛。

阿靖不退反进，手中的剑直刺饕餮颈下的三寸，饕餮的动作居然快得惊人，一转头，立刻用獠牙格住了剑刃——那样的幻兽，居然用獠牙挡住了锋利无比的血薇剑！饕餮同时大吼，炎炎的烈火从口中喷出。

她忍不住皱起了眉头，忽然，绯红色的光华从剑刃上瞬间升起，在剑尖吞吐不定——剑气！在不能再进一步的情况下，她用内力将剑气从剑尖生生逼出，闪电一般刺入猛兽的颈下三寸之处！绯红色的剑气，宛如真实的兵刃一般，直刺入幻兽的体内去。

饕餮再次负痛咆哮，跳了起来，口里的烈火更加猛烈，吞吐到方圆三丈的范围。此时，一人一兽的距离已经是非常近，那一瞬间，看着饕餮额头上那一处朱红，蓦然有异常熟悉的感觉在绯衣女子的心中泛起。

阿靖的脸色微微一变，脱口低呼。

在火焰转为蓝色的瞬间，阿靖足尖一点，已经从地上跃起，凌空回旋，手中的剑如一片蝉翼般展开，焕发出了绚丽至极的光芒，竟然压过了火光！

剑光横空，矫若游龙惊起，一剑就割断了烈火！然后，绯红色的剑光如同烟火般散开，聚为三点星光，迅速地滑落，顺着凌空一击的去势，刺向饕餮的额头。

面纱扬起，御剑临风的绯衣女子，眉头微微蹙起，眼色冷冽而倔强——直看入白衣祭司的眼中，连迦若，居然都忍不住一怔。

——那样的眼神……竟然能令他内心的最深处蓦然一动。

其实，在看见听雪楼女领主刺出那一道绯红色的剑光的刹那，他就有强烈不安的预感——此次迎战听雪楼，司星女史冰陵曾为他占卜过吉凶，然而，结果却是令拜月教所有人都脸色苍白：

星宿相逢，星沉月黯，大凶。

“海天龙战！”

看着那三点飘忽不定的剑光，迦若眼色蓦然剧烈的变了，脱口而出。同时，他抬起了手，想要召回式神——那带着宝石指环的手指，居然是颤抖的。然而，已经晚了。

阿靖的剑惊电般落在了饕餮头上。

然而，听到了大祭司忽然间脱口而出的招式名字，绯衣女子的手也是剧烈一震。在触及幻兽额头时，她手腕一转，剑柄下压，剑尖平削，只是唰地一声敲击在饕餮的鼻梁上。“噤！”出乎意料，那个凶猛的幻兽忽然怔住了，那轻轻一击似乎正搔到了它的痒处，饕餮站

在原地，左右摇头，打了个响鼻，然后忍不住地喷嚏连连。

“啊……”片刻间，执剑指住猛兽的绯衣女子终于彻底地呆住了，眼神瞬间万变。阿靖的剑在饕餮的双目之间顿住，手仿佛忽然间无力了，剑再也刺不下去。

幻兽的主人仿佛在那一刹那也被施了定身术，居然忘了趁着这个空档出手，迦若的手抬在半空，指尖微微颤抖，却不知道是指向人还是兽。

然而，阿靖的行动更反常——她居然完全忘了面对的是如何可十白的对手，也忘了眼前这只幻兽是以人为食的饕餮，她只是抬手，缓缓地，摩挲着幻兽雪白的鼻梁和下颌，仿佛摸着一只驯养的宠物。

奇怪的是饕餮居然没有一丝凶狠的反应，反而温驯地垂下头，享受似地半眯起了眼睛，凑过来嗅着身边人，似乎认出了什么，眼神越发放地驯服和欢跃起来。

“……朱儿。”

眼色恍惚地站了片刻，忽然间，低低颤抖的两个字，从阿靖的嘴角滑落。

“嗤呼——”饕餮对于这个称呼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热情，伸出舌头舔了舔绯衣女子的手，同时将类似人的脸凑了过来，偎在她怀中。

“果然是……”阿靖的脸色恍惚，这对于向来冷漠从容的她来说简直是不可思议的事情，久历江湖，连她的心都变得和剑一样寒冷。然而，此刻，人脸羊身的饕餮亲热地凑过来时，“叮”的一声，血薇剑居然从她剧烈颤抖的手中滑落地面。

阿靖的手，居然已经抓不住她视为生命的血薇。

“天……真的是……”绯衣女子的手抚摸着幻兽，攀上了那一对蜷曲的角，手心里粗砺的感觉是真真实实的，却依然宛如梦境——那十年前让她曾经死过一次的梦！

幻兽一旦诞生就选择主人，与主人气脉相通——如果这只幻兽就是朱朱的话……那么它的主人岂不是——？！

虽然手已经颤抖地不受控制，阿靖却霍然回头。

那么近的距离，一回头，她就看见了拜月教大祭司的眼睛——他的眼睛是中原罕见的深蓝色，犹如深邃而泛着冷光的大海。

果然……是那样的眼睛。没有错。即使什么都不同了，即使面容已经完全陌生，但是这样的眼神，却是一模一样，从未有过改变——但是，为什么，却是在这个人的眼里闪现！

仿佛遭遇雷击，阿靖身子猛烈一震，眼神涣散了又凝聚，眼前的人也是模糊了又清晰。

往日最惨酷、最痛苦的回忆，忽然间就在眼前来了又去地徘徊。

不可能……不可能还是今天这样……眼前这个人，和十年前那个少年的脸完全不同。怎么、怎么会是他？迦若怎么会是他？

十年过去了，他可以成为任何人，为什么偏偏……偏偏要成为拜月教的大祭司！

“海天龙战血玄黄，披发长歌览大荒。

易水萧萧人去也，一天明月白如霜！”

忽然间，仿佛是在证实什么一样，深深地打量着她，对面的白衣人缓缓吟出了一首诗。熟悉的句读，熟悉的语气，熟悉的句子——那十年来一直只是在她最隐秘的梦中萦绕的句子！

真的是他……

陡然间，阿靖反而安静了下来，仿佛想说什么，却顿了一下，只是迅速回身，足尖轻踢，“唰”的一声，血薇剑如同血光，从地下一跃而起！

迦若蓦然退开一步，招手唤回了幻兽，剧烈波动后的眼睛刹那间又恢复了平静。仿佛这时才记起对方的身份，眼色冷漠而又充满了戒备。饕餮有些恋恋不舍，但是身子还是在主人的操控下变得稀薄，慢慢地淡去，消失。

阿靖反手拔剑，然而却没有进攻的意思，死死地看着面前白衣披发的祭司，忽然清啸一声，抽剑凌空——片刻之间，游走神庙四处，仿佛化身千万，绯红色的光芒陡然间笼罩了整个房间，剑气凌厉地让人不能喘息。

海天龙战。

披发长歌。

易水人去。

明月如霜。

那一个瞬间，剑光横空之处，她一口气挥洒出连续的四式——即使江湖闯荡这么多年，这四招，也只有在一个人的面前才使过——

那还是她两年前的在洛阳第一次遇见听雪楼主的时候。那一年，她二十一岁。

收剑，她默然独立，不知道接下来该如何，只是侧头，静静看着神坛上那个人——那个白袍黑发的男子，结了一个防御术法的手印，看着她当空舞剑——他的额上束着宝石的发环，衣袂上佩戴着苗疆最珍贵的灵草，这个人，仿佛梦幻一般不真实。

是十年前那个少年么？是他么？

难道那个她以为一去不回的最惨烈的回忆，又回来遮住她的眼睛了么？

“怎么会是你……听雪楼的靖姑娘……？”同样也是不可思议地看着当空剑舞后飘落的女子，看着她手中清光绝世的紫薇，迟疑着，仿佛隔了十年的时空，迦若眉目几经变幻，终于在神坛上缓缓叫出了一个名字：

“冥儿。”

他的声音中带着不可思议的震惊和叹息，宛如空谷回声。

然而这一个称呼，并没有引起阿靖的回应。仿佛被这个声音引发了什么回忆，她的手忽然捂住了头，似乎脑中有什么要爆裂开来一样，欲言又止。

蓦地，她转身，从神坛上奔了下去。她要静下来！她要静下来想清楚今天晚上遇到的是怎么回事！眼前似乎都是幻境——仿佛她一出声，就会惊破所有的迷梦。

心神一失，她再也无法看破那些魔障，一直往那些幻觉中的出口奔去。她的脚步落处，神庙中那些原先不敢攫其剑气的幻蝶纷纷重新飞起，围绕着她，舒展开长长的吸盘来。

然而，那个失神的女子根本懒得去顾及逼近身边的危险。

“去。”蓦然，神坛上的祭司衣袖一拂，一声低叱后，所有的幻象都消失不见。

门依然原来的地方，绯衣女子的手触到了破旧的木门，然后死命一推，合身冲了出去。

她的长长的秀发在风中划出了一道弧线，不知是不是错觉，在她转身时，迦若看见她的手从眼角迅速地擦过。

\* \* \* \*

夜色苍茫。

迦若叹息了一声，从神庙里面走了出来，他没有推门，只是轻轻松松地穿过那些土墙，他的身体已经幻若无物——自小修习术法，灵力惊人。而自从二十五岁那年起，得逢奇遇的他在术法上更是达到了惊人的境界，如今早已经可以破除一切凡障。

然而，他的内心呢？真的已经破除了一切凡障么？

他不知道……以前他以为自己已经做到了空无一物的境界——至少在十年前那一场噩梦之后，重生的“迦若”无论在心境和修行上，都已经提升到了全新的境界。

而入拜月教以来，修习教中密法，日日静坐观心，早已是不知人世，物我两忘。

但是他发现，隔了十年再叫出那个熟悉的名字的时候，他的心依旧猛烈地跳动起来——也就在那一刻，他不由得苦笑，原来，即使成了今日的迦若，他仍旧是有心的。

那颗青岚的心，依旧在他胸腔里跳跃。

这十年前的往事，无论在三个人中哪一个的心里，都是永远无法消磨的烙印罢？

“祭司大人……”脚下忽然有人轻声禀报，他一怔，才回过了神。不知不觉，他居然已经从神庙里走出了很远，一直到了庙外的那片榕树林中。祭司的眼睛略略下扫，看见了草中埋伏着的拜月教弟子，他们都恭敬地匍匐着，不敢抬头看教中的神话一眼。

凡拜月教弟子，见教主与祭司，必匍匐低头说话，违者刳目。平日里，连他走的路上都必须被打扫得一尘不染，如果他走过后白色的长袍上有一丝污痕，那么当值的弟子就难逃处罚——甚至，如果有人无意从他的影子上踩过，都要被踩足。

拜月教几百年来严厉规矩，造就了拜月教主和祭司两个人在教中的无上权威，甚至在整个滇中云贵，百姓一提起拜月教，都不敢直呼两个人的名字。

他曾经很不习惯这样的俯视，特别是他刚刚来到拜月教，以大祭司的身份面对那些教众时——然而，日子久了，便也是习惯了。

再久下去，对于匍匐在脚下的一切，便不再在意。

至少，这种做法隔绝了祭司和普通人的一切联系，能够赢得一个绝对清静幽闭的环境。而对于术法的修习来说，寂寞和与世隔绝，是最佳的条件。

——不像以前在沉沙谷白帝门下时，因为俗世的羁绊而几乎完全毁掉了一切。

沉沙谷……沉沙谷……

蓦然间，祭司感觉到自己的心又开始慢慢跳动起来，越跳越激烈，他有些惊惧地抬手，压住了心口——生怕这样紊乱的心跳，会被那些视自己为天人的下属听见。

然而，耳边沉沉的心跳只是被意识扩大的幻觉而已，拜月教的弟子们仍匍匐在地，不敢仰视，其中一个带头的低声禀告：“大人，我们方才已经按您的吩咐，伏击了先头一群从神庙里出来的……那些人被大人的术法吓破了胆，很容易就了结了——只逃脱了几个。”

“哦。”他漫不经心地应着，没有感到一丝意外——

这一次在神庙与听雪楼的；中突并非一次偶遇，事先，他已经让冰陵做过了预测——这个地方和这个时辰，他将会遇见这次侵犯拜月教的克星。

他本来，是怀着一定要为拜月教除去此次大劫的想法，所以离开月宫来这里亲自出手的。在神庙里和神庙外，他都布下了极其厉害的术法结界，还有伏兵。

长久以来，在滇中普通百姓的膜拜和教中弟子的仰视中，他本以为能用自己的手扭转整个拜月教的命运。

然而，在星宿相逢的时候，他看见了自己命运的转折。

“可是，大人……”见祭司那么冷漠的回答，下属更是小心翼翼，迟疑着，半天才回复，“最后那个从庙里冲出来的女子……我们、我们拦不住，让她逃了，还伤了几个兄弟……”

迦若反而怔了一下，在明白下属们说的是谁以后，忽然笑了起来：那是自然的……凭着子弟们那种资质和身手，又如何能拦得住青冥？十年不见了，她的武功有了更长足的进步吧？十年前，她就是个剑术的奇才了……

他自顾自微微笑了起来，不说话。然而那些下属听到了祭司的笑，却迟迟不见他说话，各自心下忐忑不安，匍匐在地上不敢出声。

“海天龙战血玄黄，披发长歌览大荒。

易水萧萧人去也，一天明月白如霜！”

忽然间，脸孔贴着地面的弟子们听到了大祭司在轻笑过后，曼声长吟了一首诗，然后，连一丝脚步声都没有，那声音便已飘然远去。

那个弟子忍不住微微抬起了眼睛，贴着地面偷偷扫了一眼，然而，全身忽然起了一阵无法控制的颤抖——

他只看见了祭司大人的长袍下摆，风一样轻盈的从草地上飘过，行云流水一般没有任何阻碍，瞬间飘出很远。月光明亮，然而，草地上的影子却淡得若有若无。

\* \* \* \*

“靖姑娘？你平安回来……可、可太好了！”

院子的大门被推开，守卫的人来不及拔刀，那一袭绯衣已经掠了进来。院中的人看到来人，精神不由得一震，脱口欢呼。

所有的人都是疲惫不堪，相互交换着怀中自带的伤药，包扎着伤口。方才神庙中的一场恶战，几乎让这一批的听雪楼人马非死即伤。

而方才神秘白衣人那令人匪夷所思的身手，那鬼神莫测的幻象，更是让很多死里逃生的人受到了很大的震惊——出生入死过的江湖人，并不害怕真刀真枪的拼斗，然而，对着几乎是刀枪不入，能翻云覆雨的对手，他们却有了敬畏之心。

有一些胆子小一点的，即使逃了回来，到现在仍然吓得痴痴的，说不出一句话来。

人心，似乎已经有了涣散的迹象。而斗志，也已远远不及刚从洛阳出发时候那么昂扬。

听雪楼近年来纵横江湖，北歼陕北三山九寨，南扫江南五帮，中间或有挫折，也经历了一次内部叛乱，但是却从未遇到过如此大的挫败。

“听雪楼里有楼主和靖姑娘，天下就没有解决不了事情——他们是人中的龙凤！”

凡是听雪楼的子弟，每个人都或多或少这样想过，对于楼中的传奇保持着绝对的信心。

所以，这时看见靖姑娘平安地从那个诡异祭司手中返回，大家的精神都是一振！在负伤的钟木华的带领下，所有人都是颤巍巍地站起，等待着靖姑娘下达下一步命令。

然而，面纱下，绯衣女郎平素冷漠的眼神却剧烈变幻着，身子一直微微发抖，甚至连握着血薇剑的手都不自禁地颤抖。面对着属下的殷切眼光，居然一句话也回答不出来。

许久，虽然开口想说什么，阿靖的手却在半途忽然转向，抬起来抵住了自己的眉心，仿佛极力稳定着脑中翻腾的思绪。

肃静。所有人看着推门而入的女子，眼睛里面都有掩不住的惊慌之意——

如果连靖姑娘都在这一战后，失态到如此，那么……对付所谓的拜月教，听雪楼又怎能有获胜的希望？

“大家先休息……我和楼主联系后，再做决定。”许久，阿靖终于抬起了头，缓缓对着下属们道，面纱下，她的脸庞苍白如雪，眼睛里有心力交瘁的散乱光芒。

“靖姑娘……你没事吧？”忍不住，还是白发苍苍的钟木华开口询问。这里他的资历最老，如果他都不开口问什么，别的人也不敢多话了。

阿靖微微摇摇头：“钟老，我没事……只是有些累了，需要休息。对了，烽火，你进来一下。”她的手，轻轻点向院子房檐底下一直默不作声站着的朱衣少女。也只有这个少女，经历了这次恶战后，全身仍然上下没有一丝血迹。

钟木华也不好再说什么，只好让开，让那个叫烽火的女子从人群中穿过，来到阿靖身边。

阿靖低低对着她吩咐了一句什么，两个人就推开门，走进了阿靖的房间。

朱衣少女并不是听雪楼子弟，只是在听雪楼人马离开洛阳远赴滇南时，才由萧楼主指派来的。她一路上都是非常安静的，安静到让大家都以为她有哑疾。

然而，那一次在大理苍山森林中，大家正默默赶路，她却忽然中到了队伍前面，拦住队伍，对着靖姑娘急切地说出了第一句话：“桃花瘴！”

所有人在瞬间停住了脚步，然而，大家都没有在道路前方的树木间发现什么，湿润的

空气中，只有鸟兽的鸣叫。

阿靖疑惑地看了看烽火，朱衣少女被她冰冷的眼光看得微微低下了头去，只是抬手，指着左前方那一片藤蔓垂挂的地方，细声道：“那里，就要飘过来了。”

话音刚落，排色的影子忽然消失在翠绿的树林里。

听雪楼诸人只见远处垂葛藤萝之间清光一现，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反映，只见绯衣盘旋，靖姑娘已经以惊人的速度一掠即回。

落地时，大家看到那把血薇剑已经出鞘，微微颤抖着，摇曳出清影万千——剑尖上似乎有一缕湿润的雾气萦绕。

“唰。”阿靖回手，将剑在身边的马匹上一划，剑刚拔出，马伤口附近的肌肉已经变成了诡异的桃红色！马仰头长嘶，痛苦地开始踢人——好烈的瘴气！

“桃花瘴！”跟从的人纷纷惊呼了出来，阿靖眼色一冷，手起剑落，骏马的头被她一剑斩断。痛苦的嘶叫顿时沉寂了，鲜血从马的腔子里冲天而起——

“我们现在在下风处，大家马上屏住呼吸，跟着烽火走！”冷漠而决断的话语，从绯衣女子唇边滑落——此时的她，眼中的光芒让人悚然——就是那个曾为听雪楼踏平江南五派，杀人灭门从不留情的女子！血魔的女儿！

听雪楼子弟不敢有丝毫怠慢，立刻按照她的吩咐，跟在朱衣少女身后，急急赶路。烽火有些惊讶子女领主片刻间便对她委以重任，忍不住大着胆子抬头，看看绯衣女郎。

阿靖没有再说话，只是打了一个“快走”的手势。

“萧楼主派来的人应该不会错……”等走出了这片林子，大家在官道旁的亭子里休息，阿靖才开口，淡淡对少女道，“他派你过来，应该早考虑到你的特长。”

烽火低下了头——在这个充满了冷漠锋芒的女子面前，她总是能感到无所不在的压迫感，或许，也是她太过敏感了吗？

“我，我小时候在苗疆长大……”她细声回答，忽然，正喝了一口皮囊里面水的绯衣女郎怔了一下，手忽然顿住了，许久，才缓缓重复了一遍：“在苗疆……在苗疆长大么？”

听到“苗疆”这两个字，不知道为什么，阿靖的眼睛里，忽然闪过莫测的波光，声音里面有些叹息的意味，同时将血薇剑用手绢擦净。

“这样不行！”烽火一见便着急起来，一把夺过手绢，扔了开去，那丝绢一沾到剑锋，立刻染上了奇异的桃红色，“桃花瘴很难除去，除非用火淬炼剑锋，才能除掉。”

“你是苗人么？”静默了片刻，阿靖问。

烽火低下头去，迟疑了一下，才回答：“我，我本来是苗疆土司那岩的女儿……后来寨子里有动乱，父亲亡故了后我就流落到中原来，和师姐弱水一起，拜龙虎山玄天道长为师。”

“那岩……那岩？”绯衣女子低头，又喃喃重复了一遍，眼睛里面忽然有雪亮的光芒闪过！她迅速地抬头看了一眼烽火，眼神中的凌厉杀气让少女不自禁得一颤。

然而，阿靖没有说什么，只是侧头扶着栏杆，看着亭子外南疆才有的极度茂盛的绿，慢慢地问了一些其他巫术方面的东西，待烽火一一回答后，便没事似地站起身，招呼大家一起赶路。

烽火也跟着起身，收拾了一下东西。然，就在转身的那一刹间，她的视线顿住了——

亭子的栏杆上，靖姑娘倚坐过的地方，赫然留着五个深深入木的指痕！

那以后，阿靖对这个刚来到听雪楼的少女分外倚重起来，特别在这个陌生的地方，她的时刻刻留意着听取烽火的意思。可奇怪的是，虽然她声色不动，烽火依然能从这个绯衣女子身上，感觉到冷漠的锋芒。

靖姑娘不喜欢自己呢——烽火有些沮丧地想。

早知道，让弱水师姐跟着来苗疆，自己留守听雪楼，反而更好一些吧？

这一次是听雪楼来到拜月教势力范围内，第一次受到挫折，靖姑娘照例会要听听她的看法——但是，既然对自己有敌意，干吗还要如此重视自己的意见呢？

\* \* \* \*

“方才在神庙里面，你都看到了些什么？”离开了庭院里面那些人，合上了房门，在临时作为落脚点的旧楼中，绯衣女子淡淡地问烽火。

“嗯。”烽火轻轻应了一声，想着几个时辰前，在暗处的她看到的神庙内不可思议的景象，仍然忍不住吸了一口冷气，“非常强的灵力啊……那个大祭司，他、他……”

“他如何？”将血薇剑搁在桌子上，阿靖有些委顿地坐在桌边，喝了一口茶，神色里面有难以掩饰的疲惫。

烽火叹息了一声，凝神回忆，当时，按照靖姑娘的吩咐，她躲在暗处用师傅教的心法，用天眼细细观察那个人，然而，能透视过去未来的她，居然什么都看不出。对于这个拜月教的大祭司，同样研习术法的她只感觉到一种无可名状的恐惧和压力。

“我什么都看不到。”朱衣少女有些惭愧的低下了头，“在他身上，我只看到一片空无……”

想了想，她记起了什么，蓦然抬头，补充了一句：“不过，在他叫‘冥儿’这个名字的时候，我看到了一些东西——”

“看到了什么？”忽然，一直有些憔悴的绯衣女子瞬间抬起了头，冷冷问。

“一种颜色……”烽火再次被靖姑娘眼中的冷漠锋芒吓了一跳，讷讷回答，“我看到了红色……在他身上，我看到了大片的红色……过去的和现在的，都是红色……”阿靖的眼睛，一直在冷冷地看着这个懂术法的少女。然而，听到这样有些莫名其妙的回答，她的眼睛里忽然有难以掩饰的复杂情绪，一闪而逝。烽火没有说话，心里却一堵——在方才片刻间，她从对面这个女子身上忽然感受到了极度激烈的感情，是那样深沉的、绝望的悲哀……血色的悲哀。靖姑娘和萧楼主一样，在大家眼中都是属于意志力极强的人，平日里他们的心都被很严密地隐藏起来，即使是有天眼，能透视过去未来的她们，都无法轻易从他们心里看见什么。然而方才这片刻，烽火能感觉到那冰冷如岩石的心中，蓦然有极大的波动汹涌而出。那又是什么样的悲哀？按照阿靖的吩咐，烽火从袖中拿出一张白纸，用剪刀细细剪成圆，用手指蘸着茶水在上面画了一个符号，然后贴在墙上。口中轻轻念着咒语，在光线黯淡的室内，那张圆形的白纸慢慢亮了起来，最后竟然如同明月一样发出了皎洁的光芒。光芒中，纸上印出了一个女子绰约的影子，轻轻对着这边点了点头。烽火布好了法事，知道圆光那边的弱水已经感应到了，便回头，轻轻禀告：“靖姑娘，今天有什么事情要同萧楼主说么？”阿靖打起精神，微微点了点头——萧忆情的确是思虑周到，才派了烽火跟随。在进入南疆后，因为和洛阳有千里之遥，即使是飞鸽传书也大为费时，幸亏有了弱水和烽火两个人的术法，才能迅速及时地交换两边的情况和意见。术法……如果外边那些听雪楼普通子弟见了这样不可思议的术法，会更加不安吧？苦笑着，她扶着自己的额头，想起方才和那个人的猝不及防的重逢，眼中的感慨更深，终于，叹息般地吐出了一句：“和楼主说……请派南楚过来吧……这一次，我……恐怕应付不来。”本来只是负责转述的烽火呆住了，转头震惊地看着这个绯衣的女子，几乎不相信靖姑娘也会说出这样的话来——从来，在江湖传说和听雪楼弟子的眼中，血魔的女儿、听雪楼的女领主，一直都是怎样桀骜不服输的人！面对着听雪楼主都从来不曾低头，更不会对任何人显出一丝的弱点，然而，今天居然说出这样的话来……要知道，靖姑娘从来都不是一次挫折后就认输的女子！烽火看着她，再一次地，她陡然感觉到了对方心中那难以言表的深沉悲哀。再也不说什么，她转过头去，轻轻对着圆光那一侧的师姐，转达了靖姑娘的意思。光芒中，那个剪影

也顿了顿，似乎同样感到惊讶，然后，转头去禀告。“萧楼主说，他会加派人手过来，这之前，还请靖姑娘小心。”出乎意料，萧忆情那一边的回答却是迅速的，毫无迟疑。对于副手这样软弱的请求，作为最高决策者的他却没有一点责怪和质问的意思。“好的……”阿靖长长叹息了一声，回答。“靖姑娘还有什么话要说么？”烽火轻轻地问了一声，感觉得出对方心中的不快，声音更温柔了许多。“和他说……那个迦若、迦若其实……”阿靖眼睛闪烁了一下，不知道出于何种原因，终于没有再说下去，轻轻摆手，“算了，没有什么说的了。”烽火转过头去，再无声地说了一句，圆光那边的女子点了点头，光芒便渐渐黯了下去，最终那一片白纸就同壁上的墙纸一样平平常常。

坐在黑暗中，仿佛在想着什么，阿靖一直没有再说话。

“靖姑娘，我先告退了。”静默地呆了半天，烽火终于忍不住出口告辞，阿靖只是轻轻颌首，不说什么，烽火走到门边，拉开了门——外面月华如水，倾泻而入，房中如同铺上了一层水银，而绯衣女郎坐在黑暗深处，面纱后的眼睛亮同寒星，闪烁着深不见底的光。

“靖姑娘……请多保重。”蓦然，不知道为何，她脱口说了一句。

虽然不知道究竟是什么原因，但是她能看见靖姑娘心底的悲哀……那样深重而沉郁的悲哀，似乎是积累了十几年，深沉的、绝望的悲哀，一直隐藏在女郎冷漠的心底最深处。

那又是什么样的往事？

## 星堕注世

沉沙谷边的灵溪。

新疆湿热地区常见的水边地带，茂盛地生长着蕨类和灌木，鸢尾和睡莲在溪边上寂寞地开放着。榕树的根须和藤萝在风中飘飘荡荡，轻轻在水面上惹起一串涟漪。碧绿的水清澈见底，银色的鱼儿轻灵地游弋，偶尔跃出水面叼食飞来飞去的小虫。

溪中有一列大大小小的白石墩子，宛如珍珠般散落水面。

所谓的世外桃源，也不过如此吧？

每一次，静坐后睁开眼睛，看着眼前景象时，十三岁的少年都会忍不住微笑着。藤萝的花瓣悄悄地落在他的衣襟上，俊美的脸上一直都是从容而温和的微笑。

这里四处都是绽放的生命，它们茂盛而喧嚣的生长着，只要他用心体会就能感觉到万物的节奏。师傅说，正因为他有一颗仁爱万物、宁静清淡的性格，他才有上窥天道的资质。

然而，那一天，他却不是去溪边静坐的。奉了师傅之令，他离开山门，去迎接师尊一位方外的好友——据说，那个在二十年前就和师傅相交的高人，被人唤做血魔。

血魔，雪谷，以及他的师傅白帝，一直被江湖中人并称为三位陆地飞仙级的传奇人物。

雪谷一直低调，江湖中少见传闻，据说连门下弟子都不在江湖行走。而血魔，一直被视为邪道而屡屡遭到正派围攻——三年前，他的妻子在括苍山麓的血战中死去后，带着女儿突围的血魔性格更是大变，杀戮成性。

师傅说，天然星已经入；中血魔的星宿中，星辰的轨道已经偏移了方向。如果再这样下去，即使没有外来的原因，血魔他迟早也会因为心智狂乱而走火入魔。

作为老朋友的他，虽然已经归隐南疆，但仍然不忍心见死不救。这一次邀请血魔来沉沙谷，便是他想做最后努力。

少年站在溪边，手中捧着作为信物的玉灵芝，等着师傅的故人。

约定的时间已经过了，血魔却并没有出现。

然而，少年一直等着，安静地，带着恬淡的笑意。他的修行，已经让他有了不同于同年人的定力。时间慢慢地流逝。